

# 杨慎诗论著述考 (下)

张锡厚

## 七、《禅林钩玄》

《禅林钩玄》七卷题杨慎选，辑录诸经佛书、翻译名义、禅髓幽旨、禅诗偈颂的专门著述，其中包含着一些研究禅学、佛教史的珍贵资料。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有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刘大昌梁奕校刻本，一册。著录者谓只存六卷(一至二，四至七)，实则并非佚去一整卷，只是由于缺第三卷之首页，才造成没有第三卷的误解。第三卷辑录的偈颂大都保存下来，因而它是一部基本完整的佛学小丛书。可惜的是，这部书破损严重，虫蛀皱褶，百孔千疮，原来质地坚韧的封面已残破不堪，纸质发黄变脆，大有翻翻欲破之势，稍不经心就会飘下点点纸屑，亟待抢救整复。

是书前后刻有三篇序文，卷端序一为“蜀天谷山人刘大昌”撰写的《禅林钩玄序》。其中云：此篇“就梓之日，乃公捐馆之辰”，“韩山梁子，相予校订，僧人贞著，鸠工锲梓”。

序二为嘉靖三十八年韩山梁奕撰写的刻书缘起，述说该书搜集镂刻的经过。序云：“雾中高僧贞著者，与奕有方外之交也。人虽梵行，深究六书。与奕同游，时取号小云，以其后白云而生者也。太史杨公，乃去一小字，更为云寮，冀其他日之所就也。先是在延庆月虚方丈，阅藏八年，僧俗之人皆重之。一日奕谓之曰：‘地因人而显，雾中名山也。不可不求名公之文，况子之生于其间者乎？’遂诺之，往江阳求杨公之文。”“彼至泸一见杨公，果契之，欣然为作《雾中山记》。仍托以是刻，其事亦奇契。公复赠之以诗曰：‘诗里无僧句不清，云僧况是有诗名。

僧庐原在雾中住，云收雾散归山去。山房请我题云寮，碧云诗云碧云谣。云耶雾耶远莫辨，禅诵山中昏复朝’。著归，而与诸缙绅等刻之。始于九日之晨，脱于腊至之日。……”

卷末还刻有同年“青城山人苟铎”撰写的“禅林钩玄后序”。

以上三序扼要介绍《禅林钩玄》成书经过及其博杂内容，隐约看出，书是僧人贞著所辑，曾请杨慎指点删削，便题名为慎选辑，甚至附会杨慎一生的思想行为，“不异于佛之禅”。所以过去就有人表示怀疑，在后序中批写道：“胡说，此假升庵先生之名，以惑世也。其中不经之谈，不可胜数，岂升庵之所纂哉，识者谅之”。录此供考。

这里着重指出卷四的内容，该卷所载主要为两晋迄唐释氏诗词，大都以“诗句喻禅”，且有“唐人诗集不载者”，探幽发微，意义深远。其中有代表性诗作如晋慧远《游庐山诗》、《报鸠摩罗什》；帛道猷《陵峰采药触兴为诗》；唐王梵志《皇天未生我》(按：原作“天公未生我”)、《梵志翻着襪》；寒山《书寒岩石壁诗》；报恩和尚《渔家傲》；灵彻《更漏子》等。此外还杂有《无题》、《宫词》、《闺情》及杨慎本人诗作，因而显得体例不一，芜杂无次，难怪有人怀疑该书非杨慎所纂。该卷选诗之前还刻有杨慎撰写的《禅藻记荊》，全文如下：

昔致堂胡先生序《玉英集》，独取其敷衍明白，易以考其是非者。若夫谈鬼怪，举诗句，类俳戏，如狂诞，相倡和于穿穴，空笼溟濛，无实之中，萝蔓葛藤，不可洁致。将以拳掌植拂，扬眉瞬目，一棒一喝，尽皆

削之是也。今予独取其诗，亦有说焉。夫琢磨何关于贫富之间，情晤奚取于绘事之后。而圣人深许正教流布，则以诗喻禅，未为无谓，与鬼怪俳戏不同科也。况其所引诸诗，多有唐人诗集不载者，缀而传之，亦礼失求诸野之例云。有题者标其题，无题者存其句，观者自得之。又考其世，皆云扰瓜分残唐五代之际。聪明贤豪之士，无所绝其能，故愤世疾邪，长往不返。联珠叠辞，虽山渊之高深，终不能掩旃其光彩也。升庵杨慎漫书

由序看来，此卷诗选，或出杨慎底本。其中所选杨慎四首诗，有两首见于《升庵全集》<sup>①</sup>，另外两首为杨慎赠寿庵禅师，诗有小序云：“余先后往来，两宿金沙寺之青豆房。临别寿庵以此纸，属余为韵语以代记荊。时则有若性空三际古梅，皆通内典，兼善义学。古之玄应道宣何加焉，遂不辞而为之书。嘉靖三十二年岁在右军写兰亭之辰月，乃西方古佛诞日。升庵老人识”。这两首诗，全集不载<sup>②</sup>，故简述于此。

## 八、《李诗选》

杨慎诗论特点之一，是标举三唐，推尊李白，称“公之诗歌泣鬼神而冠古今矣”，故有批点《李太白诗选》之举。今天能见到的《李诗选》初刻本，有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张氏家塾刻本，一册，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卷首书名下有“永昌张含愈光精选”、“成都杨慎用修批点”二行。卷末还有“隆昌张氏刻梓家塾”的墨印。

《李诗选》是明张含所选，含曰：“李杜齐名，杜公集外，节选抄本凡数十家，而李何独无之。乃取公集中脍炙人口者，一百六十余首刻之”<sup>③</sup>。杨慎为之批点并作序文《李诗选题辞》，刻于卷端。序文又见于《太史升庵全集》卷三《李太白诗题辞》，题目虽有差异，内容全同。所不同的是《李诗选题辞》刻有撰写时间：“嘉靖乙巳（1545）孟秋朔日成都杨慎书”，全集本则无此题记。

《李诗选》十卷，选诗依体或题分卷。总计选诗141首。比“题辞”云选诗160余首

略少一些，大约杨慎批选时又有删削所致。

杨慎对《李诗选》选入的太白诗没有逐首逐句进行批点，而是择其字句有异、意境深远或有感而发者，加以概略的品评，其中有的条目虽见于《升庵诗话》，内容却有差异，如：

《横江词》批云：“杨慎曰太白《横江词》六首，章虽分局，意如贯珠。俗本以第一首编入长短句，后五首编入七言绝句，首尾衡决，殊失作者之意。如杜诗《秋兴》八首，亦分作二处，余特正之。凡古人诗歌不可分类以此”（按，《升庵诗话》卷七“李白横江词”条，内容与此不同）。

《上三峡》批云：“古歌‘朝见黄牛，暮见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言上峡舟之迟也”（按，《升庵诗话》卷七“古乐府”条，无最后一句）。

杨慎对李诗的批点，尚有《升庵诗话》或《文集》《外集》未载者，如：

《长干行》有句云“淼淼暗无边，行人在何处。北客真王公，朱衣满江中。薄暮来投宿，数朝不肯东。好乘浮云噏，佳期兰渚东。”杨慎就中间四句批道：“升庵曰今本无此四句，以慎家藏本补之”（按，《全唐诗》卷一六二，《李太白全集》卷四，亦无此四句，不知升庵所据何本）。

《哭宣城善酿纪叟》诗云：“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晓日，沽酒与何人。”批道：“升庵曰予家古本作‘夜台无李白’，此句绝妙。不但齐一死生，又且雄视幽明矣。昧者改为‘夜台无晓日’，夜台自无晓日，又与下句‘何人’字不相干。甚矣，士俗不可医也”（按：《全唐诗》卷一八四、《李太白全集》卷二五，均又作《题戴老酒店》：“戴老黄泉下，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

总之，杨慎批点《李诗选》的条目，虽然为数不多，仍可窥见他李白诗歌的鉴赏态度，加之某些批点又跟《升庵诗话》同类

条目有所不同，因而杨慎批点的《李诗选》便成为研究升庵诗话及其艺术主张的重要资料。

## 九、《韦苏州集》

《韦苏州集》十卷，韦应物撰，刘辰翁、高棅、顾璘、杨慎、锺惺、谭元春等评，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有明刻朱墨套印本，五册。卷前有“嘉祐元年(1056)十二月二十二日太原王钦臣”撰写的《韦苏州集序》，别无其他序跋。王序云：“今取诸本校定，仍所部居，去其杂厕，分十五总类，合五百七十一篇，题曰韦苏州集”。次为目录，十卷中收入诗总计509首，同原序不符。此外，卷末还附有“拾遗”、“总论”两部分。“总论”列有白乐天等论述韦诗条目十五则，其中唯独不见杨慎的评论。

杨慎对韦诗的评论，见于《升庵诗话》者有六则，《韦苏州集》刻有杨慎的评点亦不多见，不过就这些难得见到的评论也可弥补诗话的不足。如：

《韦苏州集》卷一，《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诗批云：“杨用修曰诗话称此首四句为一代绝唱。余读其全篇，每恨其结句吴中云云，乃类张打油之语，虽村教督亦不至是缪戾也。后见宋人《雨泽篇》无后四句，又顾况和篇亦止十六句，乃知为吴中浅学所增，以美其风土，而不知释迦佛下不可着粪也”。而《升庵诗话》卷九“韦应物苏州郡斋燕集诗”条所载的内容，与此有较大的差异。

《登楼寄王卿》诗，慎批为：“杨用修曰绝妙。字句虽对，而意则一贯。”

《答徐秀才》有句云：“清诗舞艳雪，孤抱莹玄冰。”眉批有：“杨用修曰极其有致，而艳雪二字尤新。”

总的来讲，杨慎批点韦诗虽然为数不多，但语甚精当，表现出他颇为欣赏韦诗别拘一格的诗歌艺术，同时也为全面探讨杨慎诗论

提供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 十、《空同诗选》

《空同诗选》四卷，明李梦阳撰，杨慎批选。北京图书馆藏有三种版本：①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张含百花书舍刻本，一册。卷末刻有“俞光私印”、“百花书舍”等墨印。②明嘉靖间刻本一册，系初刻本。③明乌程闵氏刻朱墨套印本，一册。以上三种版本卷端皆有张含撰写的《空同诗选序》，选诗及批点内容一致，可以推断翻刻者大约根据同一版本，唯乌程闵氏刻本卷末附有“空同诗选跋”。

张含《空同诗选序》着重评述杨慎选诗的精严态度，还是值得赞许的。其序有云：

吾师空同先生诗槎(一作抄)，乐府、古杂、律排、绝句，总二千一百四十九首。吾友升庵杨子选焉，总得一百三十六首。其中或点或圈或选，迄曰：“是足以传矣。”暇以示含。含曰：“选何严乎？”曰：“弗严犹弗选也。子谓我严，子恶弗反。子选太白子美诗，不严乎？夫选也者，选其精也，精而后可以为选矣。然精之中又有精焉，子何谓我严？”

张氏刻本与嘉靖本，卷末还刻有杨慎对空同诗的总评：“升庵云，予评空同诗，五言绝句胜七言绝句，五言古七言古胜七言律五言律，乐府学汉魏，似童谣者又绝胜，世徒学其七言律，是徒学其下者耳！”闵氏刻本把这段总评置于卷前，改称为“题辞”、“成都杨慎用修甫(原作父)识”。

杨慎批选空同诗的诗论理论，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其一、推尊古调。如《长歌行》批云：“古调警语”；《拟燕歌行》批云：“用《毛诗》语，真夺胎换骨也”。《赠苍谷子》有句“忧来如乱丝，理之棼无端。为霜念逝鹄，多露悲芳兰”。批云“多露为霜，俱用《毛诗》语，妙。‘多露’人能用之，‘为霜’非公不能用也。”《汉江歌送范子之桂阳》批云：“亦古亦律”。

其二、崇尚汉魏。如《雨雪曲》有句“禽

鸟冻寂，洲村肃夜”，批云：“直逼汉魏，‘洲村肃夜’尤奇，所谓横空排硬语也”。《董逃行》批云：“六言亦仿汉调，但不纯耳”。《雁门太守行》批云：“纯似古乐府，魏晋以下，绝无仅有”。《车遥遥》批云：“可入汉调”。《观袁永之乐府戏裁子夜歌寄之》有句“馆娃明月夜，醉拥越儿歌”。批云：“是乐府体，‘醉拥’字，从越人今夕歌中来”。

其三、诗重盛唐。《镜光阁》有句“其王戴金冠，天子之所容。迓我檐葡下，坐我红鬃席”。批云：“其王戴金冠四句，杜句法”。《题画摇笔成诗》批云：“近似太白”。《开仙寺》诗云：“瀑峡生烟暝，山杯坐不归。笼灯过潭水，疑有玉龙飞”。批云：“无愧李白”。《赠何舍人》诗云：“相逢康王城，暮送大堤口。相对无一言，含悽各分手”。批云：“绝似王维”。

其四、赞赏谣谚俚词入诗。《禽言》批云：“以童谣谚语作禽言最得体，六首取四，冠绝今古矣”。《士兵行》批云：“只以谣谚近语入诗史，而高古不可及”④。《豆莖行》批云：“以险韵括俚语，与《士兵行》同调”。

其五、盛誉空同诗作。《乙丑除夕追往愤五百字》批云：“序事有扛鼎笔力，句法虽与选殊，而与少陵相上下矣，必传之作也”。《朱仙镇》首句云“水庙飞沙白日阴，古墩残树浊日深”，批云：“此为空同七言律第一首”。又云，“古墩字，亦非苟用，李太白诗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长亭，即此相近”。《江行杂诗》批云：“如此绝句，绝妙。古今世之爱空同诗者，只效其七言律，俗矣，卑矣”。

## 十一、《张禹山戊巳吟》

杨慎与张含有着情同手足，交若莫逆的密切关系，他们之间论诗议文，赠诗寄答，时相往来，既有“千里面谭”的佳话，也有批选序诗之美谈。《张禹山戊巳吟》就是杨慎批点张含诗的一种选本。北京图书馆善本部

藏有《张禹山戊巳吟》三卷《附作诗》一卷《续》一卷，明嘉靖间刻本，二册。这是一个能够客观反映张含诗作概貌的选本。

该书卷端刻有杨慎撰写的《张禹山戊巳吟题辞》，兹迻录于后：

禹山张兄，海内诗翁。既称大家，实师正宗。襄阳少陵，彰明射洪。鞞豷究曛，心击神融。参灵酌妙，谢华启秀。超咏永言，宋前律后。吐凤节足，彫龙匪羸。兰津螳川，森湖嶂阜。月缴邮笻，句来骊辔。投我木桃，怀君黼黻。松陵皮陆，临海羊何。知音盖眇，矢诗不多。月泉猶矣，汉上则耶。江别有沱，岷别有峨。风雅之嗟，骚选之雠。蝇头仰立，蚊脚旁拖。蟬蠹久毁，乌蟾相磨。嘉靖二十八年(1549)岁叶己酉成都杨慎题辞卷首。

紧接题辞次页，还刻有杨慎的“附书”全文如下：

附月均少年二诗

### 丙寅除夕简杨用修

征途易老百年身，底事光阴改换频。子美生涯浑潦醉，叔伦寥落又逢春。诗魂豪荡不可捉，乡梦渺茫何足真。独把一盃钱残岁，书灯灯火伴愁人。

### 除夕次用修韵

新岁重虞注岁诗，壮心寥落忆南陲。东风消息谁先得，客子光阴我自知。芳草已回迓步处，梅花又满断肠枝。明朝莫负城西约，踏遍郊原问酒旗。  
慎未冠时，与月均张兄为诗。丙寅除夕⑤，张兄以此二诗见示，今四十五年矣。追忆先太师最悉之语，先司马叔父及白严乔公曰：“愈光他日必为海内诗人。”今张兄白首，诗篇为海内传诵，欣然信乎！先太师之知人于四十年前矣。因话世讲，遂书其后。通家弟杨慎书

卷首《张禹山戊巳吟》书名，下有“禹山张含愈光杂著”、“升庵杨慎用修批点”二行。该书正编分为三卷，总计选诗270余首。

杨慎批点禹山诗作，首先着重艺术风格的鉴赏。如《大保山遥峰岭即景长句》批云：“起句奇崛，通篇荡丽”。《白马金鸡谣为伤春情感时事而作也庙与村俱在郭外》批云：“讽谕隐约，古无此奇”。《白龙山屋行》批云：“雄浑宕丽，不烦绳削”。从这里可以看出杨慎十分赞赏张含诗内雄浑荡丽、讽谕隐约的艺术风格。

其次，杨慎批点禹山诗，有时还能探幽

发微地指出张含诗歌渊源所自，及其攀慕高古的艺术特征。如《离情四章怀升庵》批云：

“有古意”。《吊淫雨悲时事》批云：“似杜而不蹈袭”。《龙池春游曲》批云：“深入唐调”<sup>⑥</sup>。《得谯云阿参伯疾终于滇藩信，灵槎已还蜀省，收泪短赋》批云：“辞苦句真，与杜甫哭严武同调”。《铁楼夜坐通宵间作》批云：“此篇体制特奇，如宋之问《嵩山歌》，沈佺期《秋风引》也，何尝拘旧格。史谓贤者不可测。余亦云文人不可测，如三百篇之诗尚矣，屈宋一变之为楚辞，荀卿一变之为云蚕赋，相如又变为大人赋，苏李又变为五言，岂拘常格”。

此外，杨慎厚爱禹山，也有言过其词、夸饰溢美之处。如《最宽园自贻》批云：“可惊四筵，可娱独坐”。《弟懋观参议去秋以贵藩表使北上兹闻由蜀中归任长官寄讯》批云：“绝妙，无字不工”。《元江行》批云：“绝妙，此必传之作也”。《题石梁赠郝公》批云：“此诗极佳。此公之清节，一时孤凤也，实不负此诗矣”。

杨慎批点《张禹山戍已吟》的刻本，嘉靖年间广为流传，可见这个选本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不过，今天已成为罕见之书了。

## 十二、《钤山诗选》

《钤山诗选》八卷，明严嵩撰，杨慎辑并批点，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有明嘉靖刻本，四册。

严嵩(1480—1567)字惟仲，一字介谿，江西分宜人。“举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移疾归，读书钤山十年，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sup>⑦</sup>。嘉靖二十一年(1542)任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官至太子太师。“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sup>⑧</sup>。但是，严嵩早年并非如此。他曾熟读诗史，沉浸艺林，特别是“棲痾钤山”、“从宦燕吴”期间，写下一些即景抒情、感世悲怀的诗作，曾得好评。

嘉靖本《钤山诗选》保存有五篇序文：

①正德乙亥(1515)孙伟撰《钤山堂诗序》(简称“孙序”)，时间最早。②嘉靖辛卯(1531)唐龙撰《钤山堂诗选序》(简称“唐序”)。③嘉靖壬辰(1532)刘节撰《钤山诗选序》(简称“刘序”)。④嘉靖丙午(1546)杨慎撰《钤山诗选序》(简称“杨序”)。⑤嘉靖辛亥(1551)皇甫访的《钤山诗选序》(简称“皇甫序”)。从这些序文来看，说明《钤山堂诗》和《钤山诗选》自正德十年以来，先后流传不同刻本。杨慎批选的八卷本，收诗六百馀首，皇甫访又勒为四卷，二百七十八首。至于全集，今天还能见到。

杨慎批选的《钤山诗选》是嘉靖二十五年付梓的，那时恰是严嵩入阁不久，炙手可热之际，因而升庵批选之诗及其品评难免有些应酬虚饰之辞。如“杨序”中有云：

公起家翰林，蜚英宇内。方其翔蕊署而徊鸾坡，讲金华而议白虎，已睥然负霖雨之望。及登紫庐，坐黄阁，日侍赓歌，重兴雅颂。春容大篇，则戛击乎韶濩。缘情绮靡，则焯耀乎国风。郊岛之寒瘦，元白之轻俗，皆不入其胸次，而染其性灵。若夫穿天心，出月胁，牛鬼蛇神，时花美女，又所谓駭而不可施之庙堂，而唾去于藩篱之外者也。盖其志则师乎陶、伯、周、召，而其体与辞，则友乎韦、匡、沈、王、二张、两李也，亶其传乎。

杨慎批选的《钤山诗选》八卷(包括附“诗馀”一卷)，总共选诗635首，比晚出的皇甫访选编的四卷本多出一倍多。遗憾的是皇甫本已很难见到。

杨慎批选钤山诗尽量多取山川旅程，友朋寄赠之作，于入阁后有关政治的诗录取很少；批语多涉艺术，不及事实。这说明他对批选严嵩的诗，颇存戒心，恐遭清议。即使艺术上有些溢美过誉，由于严诗在当时，本负盛名，也可使人信服。如说什么：“有汉志乐歌意”，“有古意，唐人所谓骨含苏李也”，“六朝体”，“直率似陶”，“有三谢之工，有建安之质”，“得初唐体”，“此垂拱体也”，“排律似大历声格”，“排律却似杜”，

“绝似少陵”，“情致似韦”，“绝似王维”，“每有野意，似韦似孟”，“似孟襄阳”，“又似香山”等等。至于说“全篇无字不工”，“句句工致”，“字字皆诗，句句皆味”，“出尘之思，必传之诗”，“送行诗首首风致”，“以下游览诗，首首有思致”，这类过分夸张的赞辞往往言过其实，评允失当。不过，严嵩诗词也有慷慨陈辞的一面，马叙伦谓“杭州城西湖棲霞岭下，岳鄂王庙内有严嵩《和鄂王满江红词》石刻，甚宏壮。词既慷慨，书亦瘦劲，可观。题华盖殿大学士。后人磨去姓名，改题夏言”<sup>⑩</sup>。我们从杨慎批选的钤山诗，还可以看到那种写景状物、曲尽情致的诗作，确是值得称许的。

### 十三、《草堂诗馀》

《草堂诗馀》五卷，明杨慎批点，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有明闵映璧刻朱墨套印本（批点为朱刻）<sup>⑪</sup>。前有杨慎撰写的《草堂词选序》，次目录。卷端《草堂诗馀》书名下，有“西蜀升庵杨慎批点”、“吴兴文仲闵映璧校订”二行。杨序云：“宋人选填辞曰草堂诗馀。其曰草堂者，太白诗名草堂集。太白本蜀人，而草堂在蜀，怀故国之意也。曰诗馀者，忆秦娥菩萨恋二首为诗之馀，百代词曲之祖也”。别无其他序跋。

《草堂诗馀》为宋人所辑，不著姓氏。杨慎批点较多，据不完全统计，总计有词442首，批点239首，约占一半以上。杨慎充分利用这些批点来表现他对宋词的鉴赏态度及其词学理论，它同《升庵外集》的《词品》六卷（卷八一——卷八六）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杨慎批点《草堂诗馀》的条目，虽见于《词品》，然其内容、字句有较大差异，适可供校勘之用。如释〔如梦令〕云：“此词创自唐庄宗自度曲，词中有‘如梦’二字，即以名词。唐词多缘题所赋，尔后渐变与题远矣”。《词品》卷一“如梦令”条则

云：“唐庄宗词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鸾歌凤。长记别伊时，和泪出门相送。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此庄宗自度曲也，乐府取词中‘如梦’二字名曲，今误传为吕洞宾作也”。史邦卿《双双燕·咏燕》“过春社了”词，批云：“史邦卿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者”。《词品》卷三“杏花天”条则云：“史邦卿杏花天词云，软波拖碧蒲芽短……姜尧章云史邦卿之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姜亦当时词手，而服之如此。”

第二、杨慎批点《草堂诗馀》内名家词作和某些名篇，或品藻度曲，或比较得失，或旁征博引，或探本正源，语多精当，评议中允，却为《词品》所未载。如秦少游《如梦令·春景》“莺嘴啄花红溜”，旁批指出“翻李后主小楼吹彻玉笙寒”。眉批又云：“意想妙甚，春柳恐未必瘦”。林君复《点绛唇·咏草》“金谷年年”，批云：“妙在通篇不见一草字，且甚感慨”。苏东坡《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批云：“此等词翩翩羽化而仙，岂是烟火道人得隻字。中秋词古今绝唱”。柳耆卿《雨霖铃·秋别》“寒蝉凄切”，批云：“此词只是酒醒何处二句，千古炙人口，柳词遂为第一。与少游词酒醒处残阳，辞场同一景事，而柳犹胜”。类似这样的批点还很多，亟须进一步整理，汇编成集。

第三、杨慎还直率地批评某些庸俗浅陋不该选入《草堂诗馀》的词作。如僧仲殊《金菊对芙蓉·桂花》“花则一名，种分三色”，批云：“此等三家村学究话，如何入词选”。周美成《塞垣春·秋怨》末句有“玉骨为多感，瘦来无一把”，批道：“结句不成语”。朱希真《念奴娇·咏月》有句云：“被何人推上一轮明月”，批道“不成话”。康伯可《喜迁莺·庆寿》“腊残春早”，批道“此词乃寿秦桧者，陋哉”。总之，杨慎批点草堂

词时态度鲜明，辄加褒贬，毫不掩饰他对某些虽已入选但词格不高的作品的不满。

附记：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和文学研究所图书馆提供所需版本，仅此一并致谢。

注：

- ①即《闰春二十日梦在金沙寺与刘珥江及三际禅侣清话觉后因记之并寄珥江》（见全集卷十八），《和章水部沙坪茶歌》（见全集卷三十九）。
- ②其一云：“杯渡西江蒲，风分左蠡湾。雁随环锡去，龙护贝函还。自是水精域，曾非火焰山。东平朱邱意，来往莫辞艰”。其二云：“安石登山邀胜侣，维摩

卧病对高僧。书窗夜气侵丹壑，树杪泉声落翠层。肯泛沧波来宝筏，还骑白日系金绳。玄言寂寂倾莲漏，微月娟娟隐慧灯”。

- ③见《李太白诗题辞》（《文集》卷三）。
- ④又见《明诗别裁集》卷四。
- ⑤按，是书写于嘉靖二十八年己酉岁，上推四十五年，“丙寅”当为正德元年，即1506年。
- ⑥《升庵诗话》卷十二，只载张含原诗，无评。
- ⑦⑧《明史·严嵩传》卷三〇八。
- ⑨见《石屋余沈》第101页。
- ⑩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还藏有明刻《草堂诗馀》四卷，明杨慎品定，锺人杰钞本。

## （上接63页）

- ⑫《鲁迅书信集》：1910年10月14日致许寿裳信
- ⑬鲁迅：《集外集拾遗·〈越译〉出世辞》
- ⑭⑮鲁迅：《两地书》（八）
- ⑯鲁迅：《集外集·哀范君三章》
- ⑰《鲁迅日记》：1913年10月1日
- ⑱⑲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 ⑳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 ㉑鲁迅：《而已集·黄花节的杂感》
- ㉒鲁迅：《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
- ㉓孙中山：《〈建国方略〉自序》

- ㉔鲁迅：《朝花夕拾·范爱农》
- ㉕⑯鲁迅：《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
- ㉖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 ㉗转引自孙伏园：《追悼鲁迅师》
- ㉘《鲁迅日记》：1912年10月10日
- ㉙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 ㉚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
- ㉛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 ㉜鲁迅：《坟·忽然想到（三）》
- ㉝鲁迅：《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



## 试谈《三峡》中的两处断句

叶晨晖

郦道元的《三峡》中有两处断句的问题，在这里提出来与有关同志商讨。

一、“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句，课本和一些选本都作这样的句读。课本注“或”为“有时”。但在《三峡》的原文中接下去又有“有时”，这样不仅用词重复，于语气上亦感不顺。特别是如果按这样断句，“有时”所表明习惯意思是有所例外而非全部如此，就与“王命急宣”的“急”相矛盾。我觉得此句应在“有时”外句读为好，即“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成为一个连动的句子。这样的断句，不仅“或”和“有时”意思重复、语气不顺的问题解决了，而且突出了时间的紧迫性。“有时”就是有

一定的期限。它作为“急宣”的补充，说明这个“急宣”是有时间限制的。无怪乎船工们在“夏日襄陵，沿溯阻绝”的情况下，也要冒着生命危险去作“朝发白帝，暮到江陵”的航行了。

二、“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句。如果按现在课本上这样断句，“清荣峻茂”上总觉得缺少一个指示方位的语言成分，于语气上显得不够连贯，我觉得这句应在“飞漱”处断句，即“绝壁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这样上下文如一气呵成，表达出绝壁上有三景——“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清荣峻茂”。而“良多趣味”则是对这三景的总结，这样断句才显出趣味之“多”。